

核心提示

他只能用一根手指敲击键盘,他说话困难、口齿不清,他高位截瘫、无法走出户外……

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自学电脑、开淘宝店、做校对、创建公益团队、数次将捐给自己的钱转让给急需治疗费、有生命希望的人。

他看似是一截被命运丢弃的蜡烛,但靠着坚强与善良,他欢快地燃烧了起来。

还借着生命微光带给他人光明和希望。

他叫刘露,38岁,长沙县人。

10月22日下午,记者见到刘露时,他坐在床边用右手食指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:“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块碎玉,借助别人才能反射出一点点微光。”

■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李满



10月14日下午,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,刘露与他的狗狗“小黄”嬉戏。实习记者 李健 摄

“我是碎玉,靠别人才能反射一点微光” 长沙高位截瘫男的5年公益路

沟通只能靠一根手指

个人命运

对话

9月21日下午,长沙县安沙镇。4根鞋带将一双布鞋紧紧地绑在刘露腿上,身体不时地抽搐,说话困难,这让紧张的他显得愈加焦急。

他正和团队成员及安沙镇领导沟通,汇总各方消息,为在当地举办的“天籁列车湖南站”活动做准备,这个活动将为聋人朋友发放免费助听器。

焦急得不行时,刘露拿出手机,用铅笔敲出短信、拨出号码,尽管发音困难,但仍努力地一字一句慢慢表达。

刘露无法亲自去寻找聋人朋友,但他有公益群里的兄弟朋友。

“在我的公益群里,有不少长沙县的义工,通过微信、微博、短信联系上了一些大学生村官,请他们帮我确定受赠聋人的名单。”刘露说,心里干着急,又不敢催别人,毕竟是求他们办事。只能隔段时间,才敢打电话询问进展。

花费精力是常人的数倍

在煎熬中,刘露一边等待一边和安沙镇领导联系,希望能转交这批爱心助听器。

这200多个助听器是刘露花半年时间才争取来的,早在3月他就得知这个活动,但从联系到获取物资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。

作为领导者,在团队中通过QQ他能很好地与其他人交流。但因说话困难,与其他捐赠者和政府部门沟通时,就显得有些吃力。

大多数时候,刘露都是靠一个字一个字敲打着短信、邮件与人联系,一条短信二三十个字,正常人可能只要半分钟,他却得花上好几分钟。

“最多时,一天发了上百条短信、邮件,到晚上手指都麻木了。”刘露说。

苦累但也有开心的时候,9月26日,当看着100多名受助聋人戴上助听器时,他笑得特别灿烂。

遭遇车祸高位截瘫

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123号是刘露的家,和村里其它气派的楼房不同,他家那栋于1959年搭建的几间房屋显得特别破旧。

10年前村里人陆续将新房建到了水泥路边,而刘

家庭厄运接二连三

在父母的细心护理下,半年多后,刘露慢慢恢复了意识。尽管家里已债台高筑,父母仍带他四处求医,后来家里再遭变故,刘露的治疗也断断续续,终究难以治愈。

2000年,刘露母亲积劳成疾突发高血压脑中风,落下左手、左脚残疾;2003年

露家因接二连三的灾难致债台高筑,无力建房。刘露的命运也在他17岁那年变了色彩。

1992年,刘露遭遇车祸,在湘雅医院抢救、昏迷几十天后才睁开眼睛,落下

父亲中风丧失劳动力;2005年爷爷失明并瘫痪……

每年冬春的雨雪冰冻对他们家都是场磨难:父亲三天两头大病一场,母亲常抽筋,只能忍着,请医生上门开点药控制。

2010年,刘露的爷爷去世后,操劳过度的刘香义再次中风。“没钱去县医院,借

高位截瘫。

“植物人一样地过了近半年后,所有医生都认定他必死无疑,劝我们放弃治疗接他回家。”10月22日,刘露母亲、60岁的刘香义回忆。

钱在镇医院治了两万。”刘香义红着眼眶说。没钱,家里人的病都一直拖着。2012年底,刘露父亲离世,就剩下母子两人守着老屋。

2008年起,刘露开始走上公益路,刚开始做公益时,基本上都是自己贴的钱,正因如此,5年来他都不敢让家里人知道。

公益之路

一根手指的五年公益路

沟通、行走不便,刘露的公益之路曲折、艰难。

5年前,什么都不懂,刘露四处“打游击”。碰到网络上需要帮助的人群,他就帮忙转发扩散。谈及做公益的起因,他笑着打出一行字,

把做公益当成毕生事业

后来,在安沙镇团委帮助下,他组建了自己的公益团队“爱的渡船头”公益联盟。

团队成立之初,人少,没有经济支撑。“真心真意做公益的人都是一拍即合,不会害怕困难,会坚持到

“帮助人和被帮助都是讲缘分的,接受了那么多人帮助,我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。”

2011年左右,他加入了一个公益群,在群里专门负责宣传、联络。令他印象深

刻的是,帮一个丈夫病危的湖北女子,刘露在网上替她义卖募捐。

2012年底,“爱心圈”公益找到刘露,希望合作组建团队,但最终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。

刘露的新浪微博里有这样一段话: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,同时又帮助了别人,那就是事业。“不管多难,我都会把公益当成毕生事业来做,不然也不会费心费力还贴钱。”刘露坚毅的眼神望着窗外。

“很多人帮助过我 做公益算是感恩回报吧!”

记者:有没有感觉很失望、很灰暗的时候?

刘露:父母四处求医,感觉无望后放弃了我的治疗;有次在医院治疗了几天,感觉效果蛮不错,但因父亲病重不得不回家,那一刻我很失望,感觉老天就是不想让我好起来了。

记者:当时你想些什么?

刘露:几天都没说话、吃饭,心挺乱的,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这句话可能是我没想自杀的原因。我要是放弃了,放弃的不止是我自己,还有父母这么多年的努力坚持与辛苦付出。

记者:怎么会想到做公益?

刘露:很多人帮助过我,我想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,也算是感恩、回报吧。有了公益,我也相当于有了新的信仰、信念,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记者:未来你的公益组织有何规划?

刘露:先注册,再想办法“造血”,毕竟团队启动后需要经费支撑。这样才能帮到更多的人。

刘露印象

“做公益他会不顾一切”

“做公益他会不顾一切,团队刚起步时,基本是自己贴钱。”“爱的渡船头”成员小杨表示,去年有人捐了3000元给刘露,当时正好有一名白血病女孩在湘雅急需手术,他就请那人转赠给了小女孩。“而这样的事刘露不知已做过多少次了。”小杨说。

虽屡遭厄运,但刘露一直没放弃活的精彩:他热衷国学;学会上网后,2011年他发微博求职,获得了一份录入工作,后因无线上网网速慢而黄了;2012年,他做校对赚了点钱后,装了宽带,然后开网店,再用赚来的钱做公益……

为不让肌肉萎缩,他一直坚持锻炼,每天早上听着收音机,扶着床柱,一站就是一上午。